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
柱國河内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伯户食實封壹阡户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周紀三 起閼逢攝提格五月盡彊圉大淵獻凡一年有奇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下

顯德元年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還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爲岳州團練使已而潘叔嗣殺王逵而周行逢收田父漁者之功矣　丙子帝至晉陽城下帝自上黨趣晉陽七日而

至旗幟環城四十里史言周兵之盛幟昌志翻環音宦楊袞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勮謙貳于周召與計事欲圖之勮謙知之不往袞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勮謙殺之因閉門拒袞袞奔歸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勮謙舉城來降丁丑置靜塞軍於代州以鄭勮謙爲節度使劍置方鎮以懷撫鄭勮謙勮昌呂翻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爲北漢之援庚辰遣符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九域志忻州秀容縣有忻口寨在石嶺關南丁亥置鎮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之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鄭勮謙沁七鴆翻解戶買翻姓也姓苑云自唐叔虞食邑於解晉有解狐解揚誣奏云

楊正平

潛通契丹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陳讀曰陣史彥超將二十騎爲前鋒二十恐當作二千太少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衆寡不敵爲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衆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將州兵來朝將即亮翻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後扶又翻漢乾祐三年罷永安軍見二百八十九卷以德扆爲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蒲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乃議引還

登祥

陝失冉翻考異曰世宗實錄徽懷孟蕩陝丁夫數萬攻城旦久之間期於必取會大雨軍士勞苦又聞忻口之師不振帝數日憂沮不食遂決還京之意晉陽見聞錄六月旦周師南轅返旆惟數百騎間之以步卒千人長槍赤甲銜枚晡晚殺行而抽退今從世宗實錄初王得中返隅晡晚殺行而抽退今從世宗實錄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北漢主遣王得中求救於契丹見上卷本年三月值周兵圍晉陽留止代州及桑珪殺鄭覬謙囚得中送于周軍帝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他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以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

得多矣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殺之王得中之死知者也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進軍者或乘初至之銳或乘屢勝之勢敵人畏讋自守不敢迎戰故易退軍者士有歸志敵人據險遮其前率衆躡其後輜重老弱皆足爲吾之累故難易以鼓翻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殿丁練翻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忽遽還從宣翻翻匆糧數十萬在城下悉焚弃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亡不可勝計剽匹妙翻凡行軍所欲得以爲用者皆謂之軍須勝音升所得北漢州縣不敢歸周獎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前所謂都府未拔雖得屬周所置刺史等皆弃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

郡而無益者要其終也乙酉帝至潞州甲子至鄭州以乙巳發至鄭州考之中間不應以乙酉至潞州恐是乙卯晉陽甲子嵩陵發乙酉至潞州恐是乙卯丙寅謁嵩陵與事不獲親之此其謁陵與葬制謁陵其情有不同者庚午至大梁帝違衆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爲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治直之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群臣也褊補典翻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守式又翻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帝不從錫河中人也北漢主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侍衞都指揮使承鈞河西節度使申師厚不俟詔擅弃鎮入朝太祖廣順元年申師厚鎮河西事見二百九十卷署其子爲留後秋七月癸酉朔責授率府副率唐制東宮十率府皆有副率其後遂以爲冗散之官申師厚以藩府失職牙將而得節弃鎮擅歸雖加責授猶勝故吾丁丑加吳越王錢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癸巳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質守司徒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判三司長山漢於陵縣地江左僑置廣川郡及武彊縣隋廢郡改武彊曰長山唐屬淄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景姓也姓苑云齊景公之後余姑以春秋時言之晉宋皆有景公何獨齊哉加樞密使同平章事鄭仁誨兼侍中乙未以樞密副使魏仁浦爲樞密使范質既爲司徒司徒實貞固歸洛陽府縣以民視之府謂河南府及洛陽縣也課役皆不免貞固訴於留守向訓訓不聽以竇貞固漢之舊臣故也考古驗今今何足怪初帝與北漢主相拒於高平命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猪嶺遏北漢主歸路彥崇閉樊愛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漢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率府副率　己巳廢鎮國軍唐末以華州爲鎮國軍初太祖

以建雄節度使王晏有拒北漢之功王晏拒北漢事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元年其鄉里在滕縣徙晏爲武寧節度使武寧軍徐州滕縣屬焉九域志滕縣在州北一百九十里晏少時嘗爲群盜少詩照翻至鎮悉召故黨贈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爲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爲我語之使勿復爲奉爲語牛僞于僞翻下請爲同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九月徐州人請爲之立衣錦碑衣於既翻許之　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坐納葉稅葉禾稈也場官擾民多取耗餘場官葉場之官耗餘者於納葉東正數之外又多取之言以備耗折也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上

曰朕知之欲以懲衆耳 已酉廢安遠求清軍唐以安州爲安遠軍晉以貝州爲永清軍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羸倫翻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如唐閔帝潞王是也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癸亥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夫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去羌呂翻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

楊正淵

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今之直是也五代會要曰時詔募天下豪傑不以草澤爲阻送於闕下躬親閱試選武藝超絶及有身首者分署爲殿前諸班因有散員散指揮使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帥所統類翻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史言周世宗彊兵之效戊辰帝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討捕終不能絶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 河自楊劉至于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爲二汊匯爲大澤汊普拜翻匯戶罪翻水回合也彌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堤而出壞音怪古隄前代所築以防河者河屢徙故古隄在平地灌齊棣

淄諸州至于海涯漂沒民田塵不可勝計流民拯孤
稚捕魚以給食勝音身蒸音孤蒋也稚音雉捕音步
稚旁卦翻草似穀者朝廷屢遣使者
不能塞塞悉則翻下同十一月戊戌帝遣李敦詣澶鄆齊按
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北漢主疾病命其
子承鈞監國疾甚曰病尋殂年六十考異曰劉恕云世
宗實録薛史帝紀僭僞傳皆云顯德三年正月劉崇卒大定録云顯德二年春
三年死開寶二年繼元改元天會十一年也河東劉氏有國全無記録惟其舊臣
廣運十一年也河東劉氏有國全無記録惟其舊臣
中書舍人直翰林院王保衡歸朝後所纂晉陽僞署
見聞要録云甲寅年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圍旻積
憂勞成心疾是冬卒鈞即位丁巳年正月旦改乾祐
十年爲天會元年又云鈞丙戌年二十九承位年四
十三卒右諫議大夫楊夔申奉敕撰大漢都統追封

定王劉繼顒神道碑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阼之
初年也十七年繼顒卒末題廣運元年歲次甲戌九
月丙午朔今按周廣順元年辛亥旻即帝位稱乾祐
四年顯德元年甲寅旻之乾祐七年也旻卒鈞立顯
德四年丁巳鈞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宋開寶元
年戊辰鈞之十二年也鈞卒繼元立開寶七年甲戌
繼元改天會十八年爲廣運元年據麻是歲九月丙
午朔興國四年己卯繼元之廣運六年也鈞以唐天
成元年丙戌生至顯德元年甲寅嗣位乃二十九歲
矣鈞及繼元踰年未改元蓋孟蜀後主漢隱帝周世
宗之比也諸書皆傳聞相因前後相戾惟晉陽
見聞録劉繼顒碑歲月最可考證故以爲據遣使
告哀于契丹契丹遣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
訓冊命承鈞爲帝更名鈞鈞漢主旻次子也更工僞翻北漢孝和
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爲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粗坐五翻
每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

帝馬希孛之帥群蠻破長沙也事見二百八十九卷漢隱帝乾祐三年帥讀曰率府庫累世之積皆為溆州蠻酋符彥通所掠溆音敘酋慈由翻彥通由是富彊稱王於谿洞間王逵既得湖南去年六月王逵殺劉言始盡得湖南故地事見上卷欲遣使撫之募能往者其將王虔朗請行既至彥通盛侍衛而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符秦苗裔符秦之亡符宏奔晉從諸桓於荊楚其後無聞彥通自以為符秦苗裔蓋言出於宏之後宜知禮義有以異於群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來又不接之以禮異日得無悔乎言大兵若至雖悔無及彥通慙懼起執虔朗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說之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為州縣著在圖籍說式芮翻溪洞之地隋唐列為郡縣皆屬黔中道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使府謂湖南都府雖自王於山谷之間王于況翻不過蠻夷一酋長耳酋慈秋翻長知兩翻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即日去王號去羌呂翻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王逵鎔峒諸蠻鑄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為大釵執以扣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為銅鼓釵俗好相殺多構仇怨欲相攻則鳴此鼓至者如雲逵曰虔朗一言勝數萬兵真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為黔中節度

使黔中自唐末至二蜀爲一蜀爲
武貞節度黔其今
夏州都府之政達慮西界鎮遏使錦州刺史劉珀爲
邊患王達之逐邊鎬也
以劉珀鎮遏群蠻表爲鎮南節度副使鎮南軍洪州屬
唐王達表以其
虢寵劉珀耳充西界都招討使是歲湖南大饑
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自彭師
立馬希萼於衡山自署武清節
度使王達因之以授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
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
治直
吏翻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貢自奉甚
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
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爲行逢跨有
潭朗張本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上諱榮本姓柴氏邢州龍
爲聖穆皇后兄守禮生帝從姑長於
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爲子
顯德二年春正月庚辰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
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斗
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即彝殷也避宋朝宣祖廟諱始改名彝興史以後來所更名
書之難乃旦翻以折德扆亦爲節度使與已並列恥之夏州
以來爲緣邊大鎮李氏又世襲節度使府州漢
氏方置節鎮折氏父子又晚出故恥與並列塞路
不通周使塞悉則翻癸未上謀於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
廷向來每加優借府州褊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撫
諭彝興庶全大體上曰德扆數年以來盡忠戮力以

拒劉氏柰何一旦弃之且夏州惟産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貿音茂仰牛向翻我若絶之彼何能爲乃遣供奉官齊藏珍齎詔書責之風俗通云凡氏之典九事氏於國者齊魯宋衞是也余按左傳衞有大夫齊氏此豈氏於國乎羣興惶恐謝罪　戊子置威武軍於鳳州　辛卯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録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敗補邁翻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胡盧河俗謂之葫蘆河即衞漳水在東光縣西三十里是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彦超彰信節度使韓通周改曹州威信軍爲彰信軍避太祖諱也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冀州北也冀州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夾胡盧河爲壘將即亮翻帝召德州刺史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禀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帝皆從之以藏英爲沿邊巡檢招收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王彦超等行視役者行下孟翻嘗爲契丹所圍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此河南謂胡盧河之南也　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蜀夔恭孝王仁毅卒仁毅蜀主之弟也

壬戌詔群臣極言得失其略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盡識若不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不采其言而觀其行行下孟翻審其當丁浪翻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唐主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續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三月辛未以李晏爲靜安軍　帝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自此之後疆蕃割據中國日蹙矣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民夷有詣大梁獻策請恢復舊疆者以唐全盛版圖言之蜀亦舊疆也以漢晉事言之則契丹入中原重以王景崇之亂階成秦鳳遂入於蜀帝納其言爲取階成秦鳳張本蜀

光誌

主聞之遣客省使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武才略自任使還奏稱雄武節度使韓繼勳州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蜀置雄武節度於秦鳳使使繼勳之子也雄武節度使韓繼勳州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鳳州刺史王萬迪非將帥才不足以禦大敵蜀主問誰可往者季札請自行丙申以季札爲雄武監軍使仍以宿衛精兵千人爲之部曲　帝以大梁城中迫隘隘烏懈翻夏四月乙卯詔展外城先立標幟志幟昌翻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廨古隘翻聽民隨便築室　丙辰蜀主命知樞密院王昭遠按行北

邊城寨及甲兵（以備周也行下孟翻）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治直吏翻）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壹（吳李氏蜀孟氏幽入於契丹并爲北漢）宜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比毗音）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梁失吳後唐得蜀而復失之晉失幽周失并）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橫戶孟翻）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隱邬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去羌呂翻）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時使者使之以時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間古莧翻下伺間同）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鄉讀曰嚮）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吳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唐與中國以淮爲境自淮源東至海幾二千里易以戍（戍翻）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

王建功

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
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數所角翻不悉師則我
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帝之取江北王
朴之討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
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時劉氏據嶺南孟氏據巴蜀王
朴欲乘勝勢以先聲下之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時契丹跨有燕
地燕賢翻於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卷讀如捲凡兵之動
知敵之主此以其時契丹主言之也惟河東必死之寇言北漢據河東與周爲世仇也
不可以恩信誘誘意酉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
敗事見上卷上年三月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
吳以才

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是後世宗用兵以至宋朝削平諸國皆如王朴之言惟幽燕不可得而取至於宣和則舉國以殉之矣伺相吏翻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群下畏法諸將効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期讀曰朞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蓄積於邊上以爲用兵之備上欣然納之時群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少詩沼翻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斷丁亂翻凡所規畫皆稱上意稱尺證翻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開封在輦轂下事繁職重史言世宗屬任王朴自此而重然朴先事上於潛藩其君臣相得亦有素矣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將即亮翻王溥薦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五代會要漢天福十二年廢陳州鎮安軍周廣順二

年
復上命訓與鳳翔節度使王景客省使高唐省居潤
偕行高唐縣屬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北一百七十里省姓也音子咸翻
景出兵自散關趣秦州喻翻趣七
者悉廢之敕額者敕賜寺額如慈恩安國興唐之類
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惟兩京大名府唐以魏州爲鄴都興唐府晉府大名府蓋漢所改也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
廣晉府改爲
戒壇僧尼受戒之所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
幻惑流俗者煉指者東以小鐵鉤徧鉤其膚凡鉤皆掛小燈圈
香於指而燃之掛燈者裸體
燈盞貯油而燃之俚俗謂之燃肉身燈今人帶布枷
以化誘流俗者亦幻惑之餘敝斷音短幻戶辦翻
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

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
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
千七百五十六見賢遍翻
王景等拔黃牛等八寨黃牛等八寨皆當在秦州界
戊寅蜀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盥節度
使李廷珪爲北路行營都統蜀以秦鳳爲北路
都指揮使高彥儔爲招討使武盥節度使呂彥珂副
之武盥軍徐州蜀周呂彥珂遙領也珂上何翻
左衛聖步軍
客省使趙崇韜爲都監
蜀趙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不敢進德陽縣屬漢州去成都未遠已懼而不敢進
妾西歸重直用翻放渠綺翻
上書求解邊任還奏事先遣輜重及妓
丁亥單騎馳入成都衆以爲奔敗

莫不震恐蜀主問以機事皆不能對蜀主怒繫之御史臺庚午斬之於崇禮門趙季札雖誅無救於秦鳳之喪失是以用人當審之於其初也

六月庚子上親録囚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爲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上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爲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史言帝明謹於庶獄長知兩翻

壬寅西師與蜀李廷珪等戰于威武城前蜀所築東不利威武城在鳳州東北

挑陳使濮州刺史胡立等爲蜀所擒陳讀曰陣濮博木翻丁未蜀主遣間使如北漢及唐間古莧翻使疏吏翻欲與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漢主唐主皆許之已酉以彰信節度使韓通充西南行營馬步軍都

劉加兵

虞侯

戊午南漢主殺禎州節度使通王引政禎州漢博羅縣之地梁置梁化郡隋置循州治歸善縣唐因之至南漢改唐之河源縣爲龍川縣徙循州治焉以循州舊治歸善縣置禎州宋朝避仁宗諱改曰惠州九域志循州南至惠州三百里

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南漢主襲廟號高祖

壬戌以樞密院承旨清河張美爲右領軍大將軍權點檢三司事清河縣帶貝州權點檢三司事司事未除爲正使

初帝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帝或私有所求美曲爲供副副供者供辦以應所求澶時連翻太祖聞之怒恐傷帝意但徙美爲濮州馬步軍都虞侯濮博木翻故帝以利權授之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治直之翻鮮息淺翻然思其在澶州所爲終不以公忠待之自漢以來能如此者吳主

孫權及周世宗而已　秋七月丁卯朔以王景兼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向訓兼行營兵馬都監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帝命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還從宣翻又如字）帝從之　八月丁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罷判三司尋以父喪罷政事　王景等敗蜀兵（敗補邁翻）獲將卒三百已未蜀主遣通奏使知樞密院武泰節度使伊審徵如行營慰撫仍督戰　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錢益少九月丙朔敕始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鍾磬

陳文宝

鈸鐸之類（觀古玩翻鈸蒲撥翻）聽留外（句斷）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輸舂遇翻時勑有隱藏銅器及埋寄使用者一兩至一斤徒二年一斤至五斤處死若納到熟銅每斤官給錢一百五十生銅每斤一百）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施式豉翻）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蜀李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白

澗九域志鳳州梁泉縣有白澗鎮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鎮及黃花谷絕周糧道黃花鎮亦在梁泉縣界有黃花川大散水入焉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黃花又遣千人趣唐倉扼蜀歸路趣七喻翻蜀梁院使王巒將兵出唐倉與建雄戰於黃花蜀兵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虜巒及其將士三千人馬嶺白澗兵皆潰季廷珪高彥儔等退保青泥嶺蜀雄武節度使兼侍中韓繼勳弃秦州奔還成都觀察判官趙玭舉城降斜谷援兵亦潰玭蒲眠翻考異曰十國紀年玭召官屬告之曰周兵無敵今朝廷所遣勇將精兵不死即逃我輩不能去危就安禍且至矣衆皆聽命舉城叛降周斜谷援兵亦潰五代通錄官軍之圍鳳州僞秦州節度使高勗儔引兵往復援之中塗聞黃花之敗奔秦州玭與城中將校閉門不納勗儔遂西奔玭即以城歸國今從實錄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恐玭澶州人也澶時連翻帝欲以玭爲節度使范質固爭以爲不可乃以爲郢州刺史壬子百官入賀帝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屬之欲翻擇帥事見上四月帥所類翻甲子上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爲民除害差可自安耳冒莫北翻差之爲言稍也乙丑蜀李廷珪上表待罪冬十月壬申伊審徵至成都請罪審徵以閩壞國喪師也蜀主致書於帝請和自稱大蜀皇帝帝怒其抗

禮不荅蜀主愈恐聚兵糧於劒門白帝爲守禦之備
守劒門以備北兵之自岐雍來者守白帝以備北兵之沿峽而上者募兵既多用度不
足始鑄鐵錢權境內鐵器民甚苦之權古岳翻唐主性
和柔好文章而喜人佞己好呼到翻喜許記翻由是譖諜之臣
多進用譖諜之臣譖馮延己兄弟魏岑陳覺等延己寺
湖南克建州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運二年破湖南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二年益驕有
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爲之出師遙
爲聲援援李守貞見二百八十八卷漢隱帝乾祐元年又援慕容彥超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二年二年皆爲于僞翻
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
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唐

許国有

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先悉薦翻把淺之處自霍丘以上西盡光州界壽
州監軍吳廷紹以爲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史先
叙唐所以蹙國之由場音亦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
得十一月乙未朔帝以李穀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
部署兼知廬壽等行府事以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副
之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
令坤磁州武安人也磁詳之翻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
橋東南悉爲汚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
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自埇橋東南抵唐境皆武寧巡屬也埇余拱翻東
至泗上議者皆以爲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国方

謂淮南既平藉以通漕將獲其利也丁未上與侍臣論刑賞上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爲舍通大車者蓋寡先悉薦翻上命悉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此言橫廣也又遷墳墓於標外立標幟見上四月上曰近廣京城於存歿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爲人利世宗志識宏遠不顧人言然仁人不忍爲也王景等圖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戊申克鳳州擒蜀威武節度使王環是年正月蜀置威武節度於鳳州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環貞定人也蜀將士多中原人蓋後唐遺之戍蜀爲孟知祥所留者也乙卯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內所獲蜀將士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而遣之詔曰用慰衆情免違物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徭悉罷之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劉仁贍之善守於此已見其方略分扶問翻彥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趣七喻翻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爲應援使唐置奉化軍於江州常州團練使姚鳳爲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定遠舊唐書地理志曰定遠漢曲陽縣地隋置定遠縣唐屬濠州九域志在州南八十里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還從宣翻又如字難乃旦翻以翰林承旨

户部尚書殷崇義爲吏部尚書知樞密院　李穀等
爲浮梁自正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奏王彦超敗唐
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敗補邁翻下同）已卯又奏先鋒都
指揮使白延遇敗唐兵千餘人於山口鎮（此時唐蓋置鎮於六
安山口拔薛史本紀顯德四年劉重遇奏殺紫金山
潰兵三千人於壽州東山口又疑置鎮於此地未知孰
是）　丙戌樞密使兼侍中韓忠正公鄭仁誨卒上臨
其喪近臣奏稱歲道非便上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
有往哭盡哀　吳越王弘俶遣元帥府判官陳彦禧
入貢朝廷授弘俶天下都元帥故置元帥府判官　帝以詔諭弘俶使出兵
擊唐使出兵常州以擊之則唐有反顧之憂爲吳越兵爲唐所敗張本

三年春正月丙午以王環爲右驍衛大將軍賞其不
降也（以王環堅守鳳州城陷而後就擒也）　丁酉李穀奏敗唐兵千餘
人於上窯（窯餘招翻又作窰）　戊戌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
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曹滑鄭皆近京之州九域志開封府西至鄭州界一百
十五里北至滑州界一百里東北至曹州界一百四十五里陳許亦近郡而不發者以方征淮南道上供億故也）　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鎮安
節度使向訓權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彰
信節度使韓通權點檢侍衛司及在京內外都巡檢
命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白重贇將親兵三千屯潁上（潁上縣
隋置唐

屬潁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一十七里宋白曰潁上縣漢慎縣也南北晝淮爲守開防莫謹於此隋大業二年於今縣南故鄭城置潁上縣以地枕潁水上游爲名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鎮九域志壽州安豐縣有來遠鎮今按來遠鎮即東正陽西至渦河十里距壽州二百里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趣七喻翻下同爲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短音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上至圍鎮九域志開封雍丘縣有圍城鎮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比必利翻及也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帝至陳州九域志開封府南至陳州三百三十里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李穀奏

賊艦中流而進弩礮所不能及艦戶黯翻礮與砲同普教翻若浮梁不守則衆心動搖須至退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春水方生故李穀慮淮水日漲若車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且駐蹕陳潁陳潁二州名俟李重進至臣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度徒洛翻先待敵之可勝李穀之退未爲失計也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爲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譽音余以爲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龔遂黃霸漢之良吏韓信彭越

漢之良將治直之翻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數百里重直用翻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爲備以城中戰兵乘城益守兵李重進度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淮水西岸謂之西正陽屬蔡州潁上縣界東岸謂之東正陽屬壽州下蔡縣界此據九域志地里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

衆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爲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梁置南譙州於桑根山之陽隋始置清流縣唐爲滁州治所清流關在縣西南二十餘里在滁州清流縣西南入十里南唐所置也滁州刺史王紹顏委城走壬子帝至永盛鎮九域志黃州麻城縣有永盛鎮此非也麻城在壽州西南數百里帝猶未度淮安得至麻城之永盛邪又考九域志潁州汝陰縣有永盛鎮又東百餘里至正陽此則是也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爲餓殍復扶又翻殍被表翻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朱敏求曰凡節度州爲三品刺史州爲五品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同品知隰品爲

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爲判餘並爲知州 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 淝水自安豐縣界流入壽春縣界經壽春城北入于淮去城二里水北爲陽陽鎮西抵正陽五十五里 丁巳徵宋亳陳潁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營於塗山之下 塗山在濠州本塗山氏之邑禹會諸侯處也今在鐘離縣西九十五里濱淮有漢當塗縣故城南北朝兵爭之際爲馬頭郡城淮水逕城北而東流渦水自西北來注于淮謂之渦口南岸正對馬頭城 庚申帝命太祖皇帝擊之 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僞遁伏兵邀之大敗

楊光益

唐兵于渦口 敗補邁翻渦音戈 五十餘艘 艘蘇遭翻 詔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爲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州逵引兵過岳州岳州團練使潘叔嗣厚具燕犒奉事甚謹逵左右求取無厭 犒苦到翻厭於鹽翻 不滿望者譖叔嗣於逵云其謀叛逵怒形於詞色叔嗣由是懼而不自安 爲潘叔嗣殺王逵張本 唐主聞湖南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爲固守之計敬洙不從使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則與軍民俱死於此耳 何敬洙爲將亦唐之良也因王逵有譖潘叔嗣之難又以成其名 唐主善之 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自往視之戊辰

廬壽光黃巡檢使司超姓也左傳鄭有司臣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敗補邁翻盛唐本唐初之霍山縣也開元二十七年更名盛唐屬壽州宋朝開寶四年改爲六安縣九域志六安縣在壽州南二百一十里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艘上命

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陳讀曰陣方與前鋒戰

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宋白曰滁州之地劉宋爲新昌郡梁立南譙州於桑根山西今州西南十八里南譙故城是也北齊自南譙徙新昌郡今州城是也隋廢州以其地爲清流縣唐爲滁州欲斷橋自守斷音短

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爲于僞翻願容成列而戰皇甫暉受唐莊宗畜養之恩中國而奔江南委質於唐乃言人各爲其主蓋兵鋒所迫倉皇失措爲是言以款敵耳一旦作亂莊宗以之喪亡奔

太祖皇帝笑而許之太祖自審智勇足以辦皇甫暉故許之暉整衆而出

太祖皇帝擁馬顓突陳而入陳讀曰陣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它人非吾敵也手劒擊暉中腦生擒之呼火故翻又翻中竹仲翻幷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

宣祖皇帝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宣祖諱引殼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

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詰明旦乃得入

太祖勇於戰謹於守上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帑它朗翻藏徂浪翻下同

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竇儀有守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

太祖皇帝由是重儀太祖之識度豈一時將帥所能及哉詔左金吾衞將軍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薦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爲滁州軍事判官

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

太祖皇帝益奇之太祖重竇儀奇趙普皆在潛躍之時普自此爲佐命元功儀乃爲普所忌而不至相位

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爲敵所識陳讀曰陣繁蒲官翻

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好呼到翻輸舒遇翻甲戌徐州以聞九域志泗州西北至徐州七百五十里王知朗不敢詣軍前而抵徐州恐犯兵鋒而死也帝不荅以唐主猶敢抗禮欲爲兄弟之國也戊寅命武勝節度

使俟章等攻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于淝

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上卧而言曰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鄙日屢與契丹戰皇甫暉本魏兵唐莊宗使戍毛橋拒契丹因而作亂其自謂屢與契丹戰蓋戍毛橋時也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

太祖皇帝之勇上釋之後數日卒帝詢知楊州無備詞古求翻又翩正翻已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户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

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湯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綵錦二千匹綵慈陵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犒苦到翻說式芮翻下欲說同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南唐祖唐太宗之子吳王恪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水謂南唐與周以淮爲界未嘗遣一介修好好呼到翻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自徐温執吳政屢泛海使契丹欲與共圖中國至唐烈祖及今主皆然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言六國皆愚主故蘇張得行其游說使遇英明之君雖辯如蘇張不能移也可歸語汝主語牛倨翻來見朕再拜謝過

則無事矣不然朕欲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勞力到翻
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　吳越王引
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言
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
取也九域志蘇州西北至常州一百八十餘里易以豉翻會唐主有詔撫安江
陰吏民江陰縣本晉毗陵之暨陽縣也江左分置蘭陵縣梁敬帝時掌置江陰郡及江陰縣隋廢唐置暨州南唐始置江陰軍九域志在常州東北九十里蒲告程云周詔書已至
程爲之言於引俶爲于偽翻請亟發兵從其策丞相元德
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
與幷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固爭以爲時不可失

引俶卒從程議卒子恤翻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修讓
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趣七喻翻程謂將士曰元丞
相不欲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吳越將士狃福州之勝謂唐之可乘也兵驕者破豈虛言哉　引俶匿德昭於府中令捕言者歎曰
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祥甚哉　乙酉韓令坤
奄至楊州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
不之覺令坤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
奔城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髡髮被僧服匿
於佛寺唐以楊州爲東都故置留守髡苦昆翻被皮義翻　軍士執之令坤慰
撫其民使皆安堵庚寅王達奏拔鄂州長山寨長山在鄂

州南界唐立寨以備渾朗執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

太祖皇帝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唐天寶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三縣地置千秋縣七載改名天長九域志天長縣在揚州西一百一十里獲芻糧二十餘萬唐主遣園苑使尹延範如泰州梁有宮苑使又有內園栽接使亦猶是也遷吳讓皇之族于泰州晉天福四年唐讓皇之族于潤州烈祖自潤州遷周師攻逼復遷潤州延範以道路艱難恐楊氏爲變盡殺其男子六十人還報唐主怒腰斬之韓令坤等攻泰州抜之南唐升海陵鎮爲泰州九域志楊州東至泰州一百一十五里刺史方訥奔金陵自泰州南奔泰興縣度江取潤州至金陵唐主遣人以蠟丸求救於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

去年帝置靜安軍於李晏口以給事中高防權知泰州癸巳吳越王引兵自都指揮使路彥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奔吳越帥讀曰率南唐於海陵之東境置靜海都鎮制置院周取其地置靜海軍尋升爲通州通州南至大江二十四里江而南即吳越之蘇州界四里絕淄叔嗣屬將士而告之曰吾事令公至矣屬之欲翻集會也王逵兼中書令故稱爲令公今乃信讒疑怒軍還必擊我吾不能坐而待死汝輩能與吾俱西乎衆憤怒請行叔嗣帥之西襲朗州九域志岳州西至朗州五百五十里帥讀曰率逵聞之還軍追之及於武陵城外朗州武陵郡與叔嗣戰逵敗死伐吳考異曰湖湘故事云王逵奉詔有蜜蜂無萬數集逵纛蓋周

行逢內喜潛與潘叔嗣張文表等謀曰我覩王公妖怪入傘他時忽落別人之手我輩處身何地我等若三人同心共保馬氏舊基同處富貴豈不是男兒哉叔嗣文表聞行逢之言已會深意遂乃拜受此語各散歸營廣本逢命行營副使毛立爲表州營統軍使潘叔嗣張文表爲前鋒軍次醴陵縣吏請具牛酒犒軍立不許叔嗣文表因士卒之怒縛立送于行逢以兵叛逢大懼乘輕舟奔朗州叔嗣追至朗州殺之湖湘故事逢連夜走歸朗州亦以舟棹倍程而趨至朗潭州既聞王逢走歸朗州殺之今按世宗實錄顯德三年二月丙寅朗州王逢言領大軍入淮南界庚寅入鄂州界攻下長山寨癸巳荊南高保融言進逢自鄂州領兵襲歸本道又云潘叔嗣爲先鋒行及鄂州叔嗣田戈襲武陵進逢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攻其城進逢敗走爲叔嗣所殺又云三月壬寅進逢差牙將押送淮南將陳澤等蓋進逢未敗前奏事三月始達行在與薛史承襲傳及湖南傳記略同惟湖湘故事及丁璹馬氏行事記載逢攻袁州叔嗣叛事曹衍云逢三月至潭州四月叔嗣叛丁璹云五月五日叔嗣殺逢于朗州皆妄也周行逢據湖南仕進尚門蔭衍屢獻文章不得調退居鄉里教授及張文表叛辟爲幕職事敗逃遁會赦乃敢出窮困無以自進採摭故事撰湖湘馬氏故事二十卷如京師獻之太宗憫其窮且老授將作監丞衍本小人言辭鄙俚非有意著書故敘事頗倒前後自相違背以無爲有不可勝數素怨周行逢尤多誣毀不欲行逢罪惡之甚者皆出於衍云璹亦國初人疑其說得於衍書皆不可爲據今從十國紀年

或勸叔嗣遂據朗州叔嗣曰吾救死耳安敢自尊宜以督府歸潭州太尉時湖湘以府潭州太尉朗州爲督謂周行逢也豈不以武安見慶乎言行逢必將以潭州處已處昌呂翻乃歸岳州使團練判官李簡潛叔嗣爲岳州團練使判官其屬也帥朗州將吏迎武安節度使周行逢帥讀曰率下同衆謂行逢必以潭州授叔嗣謂告也語也行逢曰叔嗣賊殺主帥罪當

族所可恕者得武陵而不有以授吾耳若遽用爲節度使天下謂我與之同謀何以自明宜且以爲行軍司馬俟踰年授以節鉞可也觀此則周行逢本有奉辭討潘叔嗣之心以其迎已故不發耳乃以衡州刺史莫弘萬權知潭州帥衆入朗州自稱武平武安留後告于朝廷行逢欲兼有潭朗也以叔嗣爲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行軍司馬吾嘗爲之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見上卷太祖廣順三年權與節度使相埒耳埒龍輟翻等也叔嗣猶不蒲望更欲圖我邪或說行逢授叔嗣武安節鉞以誘之說式芮翻誘以九翻令至都府受命此乃机上肉耳行逢從之叔嗣將行其所親止之叔嗣

自恃素以兄事行逢行逢相親善行逢叔嗣親善事始見二百九十一卷太祖廣順二年九月遂行不疑行逢遣使迎候道路相望既至自出郊勞勞力到翻相見甚懽叔嗣入謁未至聽事聽讀曰廳遣人執之立於庭下責之曰汝爲小校無大功校戶教翻王逵用汝爲團練使一旦反殺主帥帥所類翻吾以疇昔之情未忍斬汝以爲行軍司馬乃敢違拒吾命而不受乎叔嗣知不免以宗族爲請遂斬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二

六月十五日校改六字增四十一字刪一字
再校改一字增二字刪二字

楊光益

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皮船）縫牛皮爲之連弩即今之划車弩也射而亦翻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髀（椽重緣翻中竹緣翻髀部禮翻）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著直略翻）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史言張瓊之勇後太祖登極遂以瓊摠侍衛親兵）唐主復以右僕射孫晟爲司空（復扶又翻）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見賢遍翻天祐唐昭宗年號）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跨據一方謂四方割據之國遷革異代謂中國數易主也）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詩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漢耿純曰攀龍鱗附鳳翼此言未見眞主則無從而歸附也）今天命

有歸聲教遠被（被皮義翻）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守土疆（兩浙自錢鏐以來湖南自馬殷以來皆弈世奉事中國也有鍾鼓曰伐詩云薄伐西戎又云薄伐玁狁）敕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又獻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唐以馮延巳爲左僕射位在孫晟上故晟云然）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培土餘無所知（永陵者唐主父昇陸龜蒙築城詞城上一培土益土爲義一培土猶言墓也培蒲枚翻唐曰培塿小冢也一培土手中千萬杵則培土以一畚土也又薄口翻說文一抔土也）

遇陰險多計數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
謀也南漢主誅諸弟事並見前乙未卒國人相賀延遇病甚薦內
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
內侍省澄樞番禺人也龔遂亡矣番音潘禺魚容翻又音愚
申蔡四州兵數萬攻光州光州九域志光州西南至安州二百四十里東北至申州二百五十里申州東至光州六百里隨州東至安州二百五十里光州北至蔡州二百五十里蓋以鄰郡之兵環而攻之
丙申超奏唐光州刺史張紹弃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降丁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按舒州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州王承雋舉州來降遣六宅使

也庚戌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以邊帥見宰相禮拜晟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上聞之甚怒晟曰臣爲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上乃釋之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去羌呂翻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孫晟之辭直周世宗亦何以罪之唐之請而罷兵江北六州之地皆瀕淮周既得之則唐失長淮之險藉使周從地它日亦不能守矣輸春遇翻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爲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上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王崇質副孫晟來使上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爽差也言歲寒知松栢之後彫此約不差也詩唐主自帝江南僭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謂江北諸郡也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煩勞也言更不勞云云也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復上表謝復扶又翻上時掌翻李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爲無益德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佻土彫翻國人謂南唐通國之人史言誕妄之士雖不足以孚

乎人不惟喪身且誤國事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與孫晟惡烏路翻使王崇質冀其言因譖德明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為鍾謨為李德明修怨張本

吳程攻常州破其外郭執唐常州團練使趙仁澤送于錢唐仁澤見吳越王引俶不拜責以負約唐與吳越本通好而吳越以周之命而攻唐故責其負約引俶怒決其口至耳元德昭憐其忠為傅良藥得不死唐非無忠臣也不能用耳為于僞翻唐主以吳越兵在常州恐其侵逼潤州九域志常州西北至潤州一百七十一里以宣潤大都督燕王引冀年少少詩照翻恐其不習兵徵還金陵還從宣翻部將趙鐸言於引冀曰大王元帥衆心

所恃逆自退歸所部必亂引冀然之辭不就徵部分諸將為戰守之備分扶問翻龍武都虞侯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柴再用事楊氏為將屢立戰功又及事徐溫父子沈默好施沈持林翻好呼到翻施式豉翻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弈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材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至是有言克宏久不遷官者唐主以為撫州刺史克宏請效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苟不勝任分甘孥戮趙括之母不肯保任其子柴克宏之母自稱薦其子皆知之審也孥子也言與其子甘同戮也行戶剛翻陳與陣同勝音升分扶問翻孥音奴唐主乃以克宏為右武衛將軍使將兵會袁州刺史陸孟俊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

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羸倫爲翻）樞密使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衆皆憤恚（恚於避翻）克宏怡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以神衛統軍朱庠業代之燕王引龔謂克宏曰（謂者告語之也）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表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莫（莫讀曰暮）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趣常州（趣七喻翻）徵古復遣使召之（復扶又翻）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奸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柴克宏前日之決也）柴克宏前日之怡然乃養成今日之勇也初鮑修讓羅晟在福州與程有隙（漢天福十二年）

吳越使鮑修讓戍福州是年以吳程鎮福州至是程抑挫之二人皆怨先克宏至常州蒙其船以幕匿甲士於其中聲言迎庠舜吳越邏者以告（邏郎佐翻）程曰兵交使在其間（用左傳語）不可妄以爲疑唐兵登岸徑薄吳越營羅晟不力戰縱之使趣程帳（趣七喻翻）程僅以身免克宏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朱庠業至行營克宏事之甚謹吳程至錢唐吳越王弘佾悉奪其官

甲寅蜀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李廷珪爲左右衛聖諸軍馬步都指揮使仍分衛聖匡聖步騎爲左右十軍以武定節度使吕彦

琦等爲使使也廷珪總之如趙廷隱之任蜀自李仁罕之誅趙廷隱專總宿衛諸軍後爲安思謙所譖罷事並見前 初柴克宏爲宣州巡檢遇相繼叛唐天復三年田頵以宣州叛楊行密天祐二年王茂章叛梁乾化二年李遇叛事並見前紀頵於倫翻 後人無敢治之者治直之翻克宏曰時移事異安有此理悉繕完之由是路彥銖攻之不克史言宣州獲全亦柴克宏之力 聞吳程敗乙卯引歸唐主以克宏爲奉化節度使克宏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人有身死而名全者柴克宏是也克宏敵吳越可以勝使遇周師未必能爾復扶又翻 贊重直龍翻以天子南征慮北漢乘虛入寇繕完守備且請兵於西京西京留守王晏初不之與又慮事出非常乃自將兵赴之重贊以晏不奉詔而來拒不納遣人謂之曰令公昔在陝服已立大功謂天福十二年晏舉陝城降漢高祖也晏時兼中書令故稱爲令公陝失冊翻 河陽小城不煩枉駕晏慙怍而還作疾各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孟洛之民數日驚擾以王晏出兵而白重贊拒之恐兵交而罹其禍 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爲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爲應援都軍使邊鎬以失潭州奪節今叙用之 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爲旬斷唐主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

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忍翻止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唐主以文稹爲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肇皆爲將將即亮翻仁肇仁翰之弟也林仁翰見二百八十四卷晉出帝開運元年唐主之保大二年也夏四月甲子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爲廬壽等州招討使以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爲濠州城下都部署唐右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九域志自常州北至泰州一百九十七里周兵遁去孟俊復取之復取泰州遣陳德誠戍泰州孟俊進攻楊州屯于蜀岡韓令坤弃楊州走蜀岡在楊州城西楊州城在蜀岡東南城之東南北皆平地溝澮交貫惟蜀岡諸山西接廬滁凡北兵南寇揚州率循山而來據高爲壘以臨之令陸孟俊據蜀岡以斷周兵援路故韓令坤懼而走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楊州援兵至故令坤復入揚州帝又遣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六合縣屬揚州在州西北一百三十里劉昫曰六合漢臨淮郡之堂邑縣晉置置秦郡北齊置秦州隋置方州後廢唐武德初置六合縣太祖皇帝令曰楊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自揚州西北歸須過六合故云然折而設翻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帝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深式浸翻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時周兵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壽春城又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施板屋號曰竹龍載甲士以攻之會淝水暴漲礮舟竹龍皆漂向南岸爲唐兵所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李德明歸至金陵被誅乃議旋師

或勸帝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破從之已巳帝自壽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九域志壽州東至濠州濠州三百八十里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此揚州城東也敗補遏翻擒陸孟俊初孟俊之廢馬希萼立希崇也事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元年滅故舒州刺史楊昭惲之族而取其財惲於粉翻薛史曰楊昭惲長沙人父謚事馬殷爲節度行軍司馬謚仲陽王夫人希聲襲位昭惲遷衡州刺史自以地連戚里積財貨建大第二子爲牙內都將少長豪富任氣凌下士大夫惡之長沙兵亂陸孟俊怒曰楊氏怙寵滅義爲國人所患久矣於是族滅楊氏舒當作衡楊氏有女美獻於希崇令坤入楊州希崇以楊氏遺令坤令坤嬖之遺唯季翻嬖卑義翻又必計翻愛也幸也既獲孟俊將械送帝所楊氏在簾下忽撫膺慟哭令坤驚問之對曰孟俊昔在潭州殺妾家二百口今日見之請復其冤令坤乃殺之史言人不可妄殺雖女子亦能復讎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

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趣七喻翻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近其斬翻餘衆尚萬餘軍舟走度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

陳二汗

太祖皇帝陽爲督戰以劒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皮笠有劒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先是唐主聞揚州失守命四旁發兵取之先悉薦翻已卯韓令坤奏敗揚州兵萬餘人於灣頭堰九域志揚州城北十五里敗補邁翻趙獲連州刺史秦進崇唐蓋置連州於連水縣九域志連水西南至楚州六十里張永德奏敗泗州萬餘人於曲溪南至楚州六十里按昭江都縣有灣堰曲溪在盱眙縣西南十里信圖經曲溪堰亦謂之新河堰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淮南節度使兼泗江招討使渦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渦口渦口渦水入淮之口郡縣志渦口城東南至濠州九十里渦音戈帝銳於進取欲自至揚州范質等以

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帝嘗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帝望見知其意即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　北漢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隋分晉陽縣置交城縣取縣西北古交城爲名初治交山唐天授元年移治却波村九域志在縣西南一百里宋白曰大通監本古交城之地管東西二鑛冶熹鐵務東冶在綿上縣西冶在陽曲縣西南一百里宋白曰大交城縣北山廟號世祖　丙申唐永安節度使陳誨敗福州兵於南臺江今福州南九里有釣龍臺山臨江南臺江當即是此地薛史地理志福州福唐縣晉天福初改爲南臺縣蓋以江名俘斬千餘級唐主更命永安曰忠義

軍晉開運二年唐克建州
置永安軍吏工衙翻 誨德誠之父也 戊戌帝
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
歸乙卯至大梁自渦口至大梁七百四十里 六月壬申赦淮南
諸州繫囚除李氏非理賦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長
吏以聞長知兩翻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節度使李
繼勳營於壽州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伺相吏翻出
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 唐駕部員外郎
朱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爲能命將兵復江
北諸州將即亮翻下同 秋七月辛卯朔以周行逢爲武平
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既兼總湖湘乃

朱修瀚

矯前人之弊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橫戶孟翻下驕橫同馬氏
自希範以來始加賦於境內 貪吏猶民爲民害者皆去之去羌呂翻擇
廉平吏爲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劉言王逵舊將
多驕橫行逢壹以法治之無所寬假衆怨懟且懼治直
之翻懟直類翻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亂行逢知之大
會諸將於座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充實府庫正
爲汝曹數所具翻責數也糲盧達翻爲于僞翻 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
汝訣也立槌殺之座上股栗行逢曰諸君無罪皆宜
自安樂飲而罷趨側瓜翻樂音洛 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將
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

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詗諸州事詗古永翻又翊正翻其之邵州者無事可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逢曰光委數聚飲數所角翻欲謀我邪即召還殺之親衛指揮使衡州刺史張文表歲時饋獻甚厚及謹事左右由是得免逢許之文表恐獲罪求歸治所求解兵柄歸衡州也行其後行逢臨卒謂其子保權曰吾起隴畝爲團兵同時十人皆誅張文表獨存是時王逵張儆何敬貞朱全琇潘叔嗣皆已死唯蒲公益宇文瓊彭萬和與文表史不言其有它此三人者必又相繼爲行逢所殺而文表獨免也行逢死則文表叛矣行逢妻鄭國夫人鄧氏鄭音云路振九國志作嚴陋而剛決善治生治直之翻嘗諫行逢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逢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請之

村野視田園遂不復歸府舍之往也墅承與翻復扶又翻府舍朗州府舍也行逢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帥讀曰率輸春遇翻下同行逢就見之曰吾爲節度使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爲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不肯歸府舍也曰公誅殺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野易爲逃匿耳易以豉翻行逢慙怒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之行逢增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爲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絕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行逢

少時嘗坐事黥隸辰州銅阮（十辰州不在其數辰州銅阮蓋馬氏所置也）或說行逢公面有文恐為朝廷使者所嗤（說式芮翻嗤丑之翻）請以藥滅之行逢曰吾聞漢有黥布不害為英雄吾何恥焉（黥布事見八卷秦二世二年）自劉言王達以來屢舉兵將吏積功及所羈縻蠻夷檢校官至三公者以千數（羈居羈翻縻靡為翻溪峒諸蠻夷謂蠻夷為溪峒）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出（馬希廣廢事見二百八十九卷漢乾祐二年）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柰何為之幕吏辭疾不至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生日

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鎮三府（三府武平武安靜江軍府也）四鄰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周行逢加侍中故徐仲雅稱之）彌天大保徧地司空四鄰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復扶又翻）竟不能屈有僧仁及為行逢所信任軍府事皆預之（預與也）辛亥宣懿皇后符氏殂　唐入導從如王公（從才用翻）　辛亥圍弁城走李平取蘄州唐將朱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圖奔城走李平取蘄州唐主以元為舒州團練使平為蘄州刺史元又取和州

朱元李平皆李守貞所遣求救於唐者也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

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強其兩翻博博易也言以茶鹽博易而徵）初唐人以茶

其粟帛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勞力到翻而將帥不之恤帥所類翻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操七刀翻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爲所敗敗補邁翻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爲唐有唐之援兵營於紫金山紫金山在壽春南或云即八公山與壽春城中烽火相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俟克城更圖進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楊州主者命楊州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分扶問翻行下孟翻楊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糗去久翻熬米麥爲之糒平祕翻乾飯也淤王宏甸

州守將亦弃城去皆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此則忿鬬之兵也忿敕粉翻鬬丁豆翻將音子匠翻下將帥同守毋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署軍于濠州遥爲壽州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景達紙尾而已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嗚呼比年襄陽之陷得非援兵不進之罪也將吏畏覺無敢言者八月戊辰端明殿學士王朴司天少監王處訥撰顯德欽天曆上之初王處訥私造明夕曆於家因唐世所行崇玄曆而明之也帝以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以步日步星步發斂爲四篇合爲曆經併著顯德三年七政細行一卷以爲欽天曆詔自來歲行之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以水

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仁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永德爲鐵綆千餘尺綆若杏翻距浮梁十餘步橫絕淮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近其靳翻

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爲户部侍郎充樞密副使　冬十月癸酉李重進奏唐人寇盛唐鐵騎都指揮使王彦昇等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彦昇蜀人也　丙子上謂侍臣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侍臣之下有曰字文意乃足近朝猶言近代也朝直遥翻下同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五代會要曰二稅起徵皆以月一日

民間便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漢天福十二年安審琦鎮襄陽至是十年矣　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既行上問宰相卿曹送之乎對曰送至城南審琦深感聖恩五代以來方鎮入朝者或留不遣或易置之今加官遣還鎮故感恩　上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壬午張永德奏敗唐兵于下蔡敗補過翻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復扶又翻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下縶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甲申以

太祖皇帝爲定國節度使兼毀前都指揮使（定國軍即同州匡國軍也太祖登極避御名始改爲定國軍史亦因以後所改軍號書之）太祖皇帝表渭州軍事判官趙普爲節度推官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李重進時在壽州城下蔡張永德營下同）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附俱爲將帥（從干容翻下同李重進太祖之甥張永德太祖之壻）故云然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乃解衆心亦安唐主聞之以蠟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遺唯季翻誘以久翻間古莧翻）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飲於鴆翻）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十一月乙巳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侍衛親軍分左右軍各有巡院以鞫繫囚）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以唐所授官稱之）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索山客翻孫晟可謂盡節於所事矣）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從才用翻）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晟

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　帝召華山隱士眞源陳摶真源漢苦縣隋爲谷陽縣唐高宗乾封元年以老子所生之地改爲眞源縣載初元年改爲仙源縣神龍元年復曰眞源屬亳州宋大中祥符七年改曰鬳眞縣九域志在亳州西六十里摶徒九翻問以飛升黃白之術飛升者謂羽化而升仙黃白者謂煉白金爲黃金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戊申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治直之翻長知兩翻十二月壬申以張永德爲毀前都點檢後唐以來車駕行幸及之官後周選驍勇之士充毀前諸班始置毀前都點檢出征則置大內都點檢檢於都指揮使之上自宋太祖皇帝以毀前都點檢不復除授　分命中使發陳蔡宋亳賴兗曹單等州丁夫城下蔡單音善　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

張修年

九甚著罷之遣兵部郎中陳覺堯持重幣浮海詣契丹乞兵覺昌呂翻部郎中段覺常今從晉陽聞見錄　契丹不能爲之出兵爲于僞翻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忿懣數面責契丹主懣直類翻數所角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蜀陵榮州獠反宋白曰晉太元中益州刺史毛璩置西城戍於漢武陽縣之東境周閔帝元年於此置陵州因陵井爲名榮州古夜郎國漢開爲南安縣地蕭齊於此置南安郡隋廢郡以其地屬資陽郡唐武德初割資州之大牢威遠二縣置榮州取境有榮德山爲名獠魯皓翻弓箭庫使趙季文討平之職官分紀曰唐有內弓箭庫使五代去內字　吳越王弘倧括境內民兵勞擾頗多判明州錢弘億手疏切諫罷之

四年春正月己丑朔北漢大赦改元天會以翰林學士衛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內客省使段恒爲樞密使恒戶登翻 宰相屢請立皇子爲王上曰諸子皆幼上諸子宗訓是爲恭帝次熙讓熙謹熙誨且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 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前年十一月周兵始攻壽州 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都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泝淮救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道抵壽春甬余拱翻 欲運糧以饋之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丁未重進以聞戊申詔以來月幸淮上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帥讀曰率 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爲小校所執校戶教翻 仁贍命署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復扶又翻 使疏吏翻 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趣讀曰促 將士皆感泣議者以唐援兵尚彊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與

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

庚午詔有司更造祭器祭玉等命國子博士聶崇義討論制度爲之圖祭器樽彝簠簋籩豆之屬也祭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士準詔議祭器祭玉制度國子祭酒尹拙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蒼璧所以禮天其長十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又引江都集白虎通諸書所說云璧皆外圓內方又云黃琮所以禮地其琮外方內圓八角而有好國子博士聶崇義以爲璧內外皆圓其徑九寸按阮氏鄭玄圖皆云九寸周禮玉人職又有九寸之璧及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注云好孔也肉邊也而不載尺寸之數崇義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蓋兩邊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則其璧九寸明矣崇義又云黃琮八方

以象地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一寸按周禮圖及阮氏圖並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無好崇義又云琮璜圭璧並是禮天地之器而爾雅唯言璧環瑗三者有好其餘琮璜諸器並不言之則黃琮八角而無好明矣時太常卿田敏已下以崇義援引周禮正文爲是乃從之更工衡翻聶尼輒翻

申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都巡檢以侍衛都虞侯韓通爲京城內外都巡檢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先悉薦翻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爲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艦戶黯翻艘蘇遭翻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縱子容翻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泝潁

入淮丁度曰閔河本曰琵琶溝今名蔡河頴頴河也注詳見後卷蔡河下今按蔡河自東京戴樓門入京城出宣化水門投東南下經陳州至蔡口入頴河頴河自嵩山發源由頴昌至鹿邑界過蔡河口與蔡河合流經順昌府頴上縣至西正陽入淮河唐人見之大驚乙酉帝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帝度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冑擐音宦軍於紫金山南命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斷音短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守諸寨還下蔡唐朱元恃功頗違元帥節度朱元恃其復舒和之功也陳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主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

覺以齊王景達之命召元至濠州計事將奪其兵元聞之憤怒欲自殺門下客宋垍說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爲妻子死乎垍其冀翻說式芮翻爲于僞翻辛卯夜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裨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帝慮其餘衆沿流東潰遽命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晁五代會要廣順元年改侍衛馬軍龍捷左右軍步軍曰虎捷左右軍晁直遥翻將水軍數千沿淮而下壬辰旦帝軍于趙步趙步在淮河北岸水濱泊舟之地人坎岸爲道以上下謂之步趙步以趙氏居其地而得名今自壽春花靄鎮沿淮東下百餘里得趙步灘又東逕梁城灘北齊梁城之地也淮水中有梁城灘又東二十五里至洛河口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

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泓淮東走帝自趙步將騎
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
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
仗以十萬數晡時帝馳至荊山洪荊山在濠州鍾離縣西八十三里即梁武帝築堰之地今距趙步二百餘里是夜宿鎮淮
軍鎮淮軍時置於渦口癸酉從才用翻劉仁贍聞援兵敗
扼吭歎息吭苦郎翻甲午發近縣丁夫城鎮淮軍爲二城
夾淮水徙下蔡浮梁於其間扼濠壽應援之路會淮
水漲唐濠州都監彭城郭廷謂以水軍泝淮欲掩不
備焚浮梁右龍武統軍趙匡贇覘知之覘丑廉翻又丑艷翻伏

兵邀擊破之　唐齊王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
金陵惟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全軍而還陳德誠誨之子也還從宣翻又如字戊戌以淮南節度使向訓爲武寧節度使
道行營都監將兵戍鎮淮軍己亥上自鎮淮軍復如
下蔡庚子賜劉仁贍詔使自擇禍福唐主議自督諸
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唐主以爲沮衆
流撫州沮在呂翻唐主問神衛統軍朱匡業劉存忠以守
禦方略匡業誦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
雄不自由存忠於饒州既而竟不敢自行甲辰帝耀兵

于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兼侍中劉仁贍病甚不知人丙午監軍使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遣使奉之來降丁未帝賜仁贍詔遣閤門使萬年張保續入城宣諭仁贍子崇讓復出謝罪戊申帝大陳甲兵受降於壽春城北廷構等舁仁贍出城舁音余又羊茹翻仁贍臥不能起帝慰勞賜賚勞力到翻賚來代翻復令入城養疾復扶又翻遂飜然納款而城中諸軍萬計皆舁息以聽考異曰實錄時仁贍臥疾已亟其命又曰仁贍輕財重士法令嚴肅故能以一城之衆連年拒守逮其來降而其下無敢竊議者斯亦一時之名將也歐陽史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帳前嗟歎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世宗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讓爲懷州刺史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又曰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今從之

庚戌徙壽州治下蔡壽州宋升爲壽春府至今治下蔡縣而壽春故縣自爲縣在淮水之南西北距下蔡二十五里高宗南渡後於壽州舊治壽春縣建安豐軍以爲控扼之地蓋地險所在通古今不能易也宋白曰下蔡古之蔡國吳之州來左傳蔡成公遷于州來謂之下蔡是也漢爲下蔡縣梁於硤石山築城以拒魏即今縣城也

赦州境死罪以下州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召令復業勿問罪有宰爲其殺傷者毋得讎訟歸日政令有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條

奏辛烝劉仁贍爲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爲多是日卒追贈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以清淮軍爲忠正軍楊氏以壽州置忠正軍後改清淮軍今復爲忠正軍節按薛史唐明宗天成二年詔昇壽州爲忠正軍以旌劉仁贍之節楊昭信軍宋白續通典曰壽州後唐天成元年升爲昭順軍八月癸酉升州爲昭信軍二年閏五月己丑升廬州爲順化軍節度今並存之以俟博考以旌仁贍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爲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　前許州司馬韓倫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領鎮安節度使倫居于陳州陳州鎮安軍治所干預政事貪汚不法爲公私患爲人所訟

令坤屢爲之泣請屢爲于僞翻癸丑詔免倫死流沙門島登州蓬萊縣有沙門島置沙門寨倫後得赦還居洛陽與光祿卿致仕柴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王彥超之父游處恃勢恣橫洛陽人畏之謂之十阿父處昌呂翻下處之同橫戶孟翻阿烏葛翻帝既爲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詰去吉翻帝知而不問　詔開壽州倉振飢民丙辰帝北還還從宣翻夏四月己巳至大梁　詔修永福毀命宦官孫延希董其役丁丑帝至其所見役徒有削柿爲匕尾中啜飯者柿方廢翻木札也匕卑履翻啜徒濫翻大怒斬延希

於市　帝之克秦鳳也事見上卷二年以蜀兵數千人爲懷恩軍乙亥遣懷恩指揮使蕭知遠等將士八百餘人西還既以示中國威德又欲使之言已克平淮南數千里之地以恐動蜀人　壬午李穀懇扶疾入見見賢遍翻帝命不拜坐於御坐之側御坐徂卧翻穀懇辭禄位不許　甲申分江南降卒爲六軍三十指揮號懷德軍　乙酉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河自都城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舊名五丈河宋開寶六年詔改名廣濟河薛史曰浚五丈河東流於定陶入于濟以通齊魯運路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五月丁酉以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　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格敕煩雜不壹命御史知雜事張湜等唐制御史臺有侍御史六人以

劉安有

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杜佑通典曰知雜事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坐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謂之南床百官察其行止出入揖讓去就殿中以下皆稟而隨之湜丞職翻詳定爲刑統刑統一書終宋之世行之　口浮梁又襲敗武盛節度使武行德于定遠斷音短敗補邁以廷謂爲滁州團練使充上淮水陸應援使上淮謂淮水之上滁也行德僅以身免唐主以廷翻馬步都指揮使保盛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廷珪爲將敗覆敗謂敗軍而秦鳳不應復典兵應於陵翻不應猶言不當也復扶又翻　廷珪亦自請罷去六月乙丑蜀主加廷珪檢校太尉罷軍職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

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李太后本唐莊宗後宮莊宗以賜蜀高祖故能言二主時事今王昭遠出於厮養王昭遠成都人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詮爲童子蜀高祖嘗飯僧於府昭遠執巾覆隨智詮以入高祖愛其慧黠時後主方就學令昭遠給事左右由是見親狎厮音斯養余亮翻伊尹徵韓保貞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按路振九國志趙崇韜者廷隱之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寘於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自餘無足任者蜀主不能從及孟氏之亡僅高彥儔一人能以死殉國至蜀主之死其母亦不食而卒婦人志節如此丈夫多有愧焉者

丁丑以前華州刺史王祐爲滑州團練使祐溥之父也溥爲宰相祐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華户化翻朝直遥翻客坐不安席祐曰狗犬不足爲起狗與豚同足爲于僞翻

秋七月丁亥上治定遠軍及壽春城南之敗定遠縣名屬濠州軍字衍定遠之敗見上五月壽春城南之敗去年六月以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爲左衛上將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爲右衛大將軍北漢主初立七廟北漢主自以承高祖隱帝之後與僭竊者不同然地狹國貧日困於兵今始能立七廟以儆天子之制

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穀卧疾二年凡九表辭位八月乙亥罷守本官令每月肴與一詣便殿議政事以樞密副使户部侍郎王朴檢校太保

充樞密使　懷恩軍至成都是年四月遣懷恩軍
主遣梓州別駕胡立等八十人東還胡立爲蜀
從宣翻且致書爲謝請通好好呼到翻癸未立等至大梁帝
以蜀主抗禮不之荅蜀主聞之怒曰朕爲天子郊祀
天地時爾猶作賊何敢如是　九月中書舍人竇儼
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大周通禮考正鍾
律作大周正樂又以爲爲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
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即兼
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爲心既得
之也則以容默爲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

逍遙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即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
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即日宰相謂見在相位者南
尚書也兩省謂中書門下省也給舍謂給事中中書舍人也
可登庸庸用也　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暮歲
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堪其任稱其職也
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
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行戶剛翻
有負無職者太半如諸衞諸將軍東宮屬官諸使之類乞量其才器量音
授以劇任試之於事遠以舊官登叙考其治狀治直
吏翻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

所告贓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
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言或親戚相與爲盜其中有能自首者則赦之其徒侶則論其罪也首式又翻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
佐一户爲盜累其一村將即亮翻下同累力瑞翻一户被盜罪其
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
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充斥獨清皆言盜也請令
它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已來屢下詔
書聽民多種廣耕上輸舊稅朝直遥翻輸舂遇翻及其既種則
有司屢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爲政
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

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
舉而得八州八州謂光黄舒蘄和楊滁泰皆取之再駕而平壽春事見上三月威靈所加前無彊敵今以衆擊寡以治伐亂勢無
不克治直吏翻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
轉輸之困矣帝覽而善之儀儀之弟也　冬十月戊
午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
吏理達於教化等科此所謂制舉也時詔應天下諸色人中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黄衣草澤並許應詔其逐處州府依每年貢舉人式例差官考試解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二道共三千字已上當日取文理俱優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來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　癸
亥北漢麟州刺史楊重訓舉城降太祖廣順二年楊重訓以麟州歸款

中間必又附北漢也以爲麟州防禦使　已巳以王朴爲京留守聽以便宜從事以三司使張美充大內都點檢壬申帝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灘唐人柵於其上環水自固環音宦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帥讀曰率下同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癸巳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舡數百於城北又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

杭光順

攻之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艘蘇遭翻下同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丙申夜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爲唐所種族種章勇翻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辛丑帝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渙水逕宿亳之間東南至蟺石山西而南入淮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今濠州東九十里有浮山山下有穴名浮山洞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山爲浮洞口竊意即浮山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月城者臨

水築城兩頭抱水形如却月帝居于月城樓督將士攻城北漢主自即位以來顯德元年冬十一月北漢主即位方安集境內未遑外略是月契丹遣其大同節度使侍中崔勳將兵來會北漢欲同入寇北漢主遣其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璟將兵會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還忠武軍詐州屬周李存璟遙領耳還從宣翻又如字北漢主知契丹不足恃而不敢遂與之絕贈送勳甚厚猶欲倚之以爲聲援十二月乙卯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爲宿州團練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蕘如招翻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

王明清

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詗之唐兵退保清口詗古永翻又翻正翻清口即清河口也

命

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時淮濱久無行人葭葦如織多泥淖溝塹淖奴教翻塹七豔翻士卒乘勝氣爭涉爭進皆忘其勞葭蒲撥翻草行爲葭水行爲涉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九域志泗州西至濠州一百七十五里東北至楚州二百二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唐兵有沒淮東下者帝自追之太祖皇帝爲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

楚海都應援陳承昭以歸保義軍陝州楊周所
戰船燒沈之餘沈持林翻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
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郭廷謂
使者自金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知唐不能救命録事參軍
鄒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
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爲于偽翻
唐主賞李延鄒之子以官壬戌帝濟淮至楚州營于
城西北乙丑唐雄武軍使知漣水縣事崔萬迪降丙
寅以郭廷謂爲亳州防禦使戊辰帝攻楚州克其月

城庚午郭廷謂見於行宮見賢遍翻帝曰朕南征以來江
南諸將敗亡相繼獨鄒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寨事見上五月
所以報國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
乎璟居永翻使將濠州兵敗天長帝遣鐵騎左廂都指揮
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趨楊州至高郵九域志高郵東南至楊州一百
里趨七逾翻唐人悉焚楊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江九域
志楊州南至江四十五里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瘴病十餘人而
已瘴良中翻疲病也癸酉守琦以聞帝聞泰州無備遣兵襲
之丁丑拔泰州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于周爲湖
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于周爲湖

南所閉閉塞也塞其道不得通也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此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又古語云民主偷必死南漢主將死之徵也治直之翻艦户黷翻唐使者陳覺在契丹白契丹主請南遊太原北漢主厚禮之留數日北還竟卒於契丹去年唐主遣陳覺如契丹乞師

六月十六日校改十五字增二十六字刪四字乙五字再校改一字增一字
冊二字
李鎧科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實封壹阡户 臣 司馬 光 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 三省 音註

後周紀五

起著雍敦牂盡屠維協洽凡二年

世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顯德五年春正月乙酉廢匡國軍唐末以同州置匡國軍 丁亥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克海州改元中興 己丑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揚州軍府事

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北神鎮在楚州城北五里吳王夫差溝通江淮水低溝水高防其洩也舟行度堰入淮今號爲平水堰艦尸黠翻下同）欲鑿楚州西北鸛水以通其道（今楚州城西老鸛河是也）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行下孟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艘蘇遭翻）唐人大驚以爲神　壬辰按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唐於海陵之東境置靜海都鎮制置院西至海陵二百七十五里宋白曰靜海軍本楊州狼山鎮地南唐於狼山北立靜海制置院周得之建靜海軍尋升爲通州）先是帝遣左諫議大夫長安尹日就等使吳越語之曰鄉今去雖汎海比還淮南已

任未生

平當陸歸耳（自靜海軍東南至江口於狼山之西度江登陸抵福山鎮則蘇州常熟縣界吳越之境也先悉薦翻語牛倨翻比必利翻）已而果然　甲辰蜀右補闕章九齡見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奸佞佞在朝（朝直遥翻）蜀主問奸佞爲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以九齡爲毀斥大臣貶維州録事參軍（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卒之亡蜀者昊昭遠也）

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彦卿固守不下乙巳帝自督諸將攻之寘彦卿於城下丁未克之彦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帥讀曰率）矢刃皆盡彦卿絙牀以鬬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唐失淮南死於城郭封疆者猶有人焉）　高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璘離珍翻）將戰

船百艘東下會伐唐至于鄂州　庚戌蜀置永寧軍於果州以通州隸之　唐以天長爲雄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贇爲刺史二月甲寅文贇舉城降（贇於倫翻）　戊午帝發楚州丁卯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爲小城以治之（令揚州大城是也楊州古城西據蜀岡北包雷陂治直之翻）　乙亥黃州刺史司超奏與控鶴右廂都指揮使王審琦攻唐舒州擒其刺史施仁望　丙子建雄節度使宴定楊廷璋奏敗北漢兵於隰州城下敗補邁翻）時隰州刺史孫議暴卒廷璋謂都監閻霞使李謙溥曰今大駕南征澤州無守將（澤州當作隰州）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即牒謙溥權隰州事謙溥至則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幾居豈翻）諸將請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將即亮翻易以豉翻）北漢攻城久不下廷璋度其疲困無備（度徒洛翻）潛與謙溥約各募死士百餘夜襲其營（九域志晉州西北至隰州二百五十里楊廷璋蓋潛軍而至與隰州約裹相應也）北漢兵驚潰斬首千餘級北漢兵遂解去　三月壬午朔帝如泰州　丁亥唐大赦改元交泰　唐太弟景遂前後凡十表辭位且言今國危不能扶請出就藩鎮燕王弘冀嫡長有軍功（弘冀唐主之嫡長子軍功謂用柴克宏敗吳越兵以解常州之圍也事見上卷三年長知兩翻）宜爲嗣謹奏

上太弟寶冊上時掌翻齊王景達亦以敗軍辭元帥唐主乃立景遂爲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以景達爲浙西道元帥潤州大都督景達以浙西方用兵固辭吳越之兵雖於常州敗退蓋猶遥應中國改撫州大都督立弘冀爲皇太子參決庶政弘冀爲人猜忌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者立斥逐之爲引冀毒殺景遂張本其弟安定公從嘉畏之不敢預事專以經籍自娛從嘉是爲後主煜

辛卯上如迎鑾鎮迎鑾本鎮本唐之白沙也吳主楊溥至白沙閱舟師徐温自金陵來見因以白沙爲迎鑾鎮白沙之地本屬江都唐分江都置永貞縣吳爲迎鑾鎮宋爲眞州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

許國有

上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沛州將趣海口扼蘇杭路東沛洲在泰州東南大江中元是海嶼沙島之地宋白曰東沛洲在通州東南通州海門縣界沛音布州當作洲遣殿前都虞侯慕容延釗將步騎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釗奏大破唐兵於東沛州上遣李重進將兵趣廬州唐末楊行密自廬州起既建國遂爲重鎮周師度淮舒蘄黃先皆款附獨廬未下蓋宿兵多周師不敢輕犯也趣七喻翻唐主聞上在江上恐遂南度又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考異曰十國紀年遣樞密使陳覺奉表實錄載其表云今遣左諫議大夫兵部侍郎臣陳覺躬聽敕命蓋當時所假之官耳今從之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蘄渠希翻丙申覺至迎

許國方

鑾見周兵之盛白上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爲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上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復扶又翻覽拜謝而退丁酉覽請遣其屬閻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上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戊戌吳越奏遣上直都指揮使勗州刺史邵可遷秀州刺史路彥銖以戰艦四百艘士卒萬七千人屯通州南岸周既克靜海軍置通州南通州南岸蘇州常熟縣福山鎮之地即東晉之南沙也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光壽廬舒蘄黃滁和濠泗楚揚泰通十四州庚子

上賜唐主書諭以緣江諸軍及兩浙湖南荊南兵並當罷歸其廬蘄黃三道亦令斂兵近外謂周所遣進攻廬蘄黃之軍也近外謂近郊之外俟彼將士及家屬就道可遣人召將校以城邑付之將即亮翻校戶教翻江中舟艦有須往來者並令就北岸引之凡唐舟艦在北岸者皆許令引就南岸辛丑陳覺辭行又賜唐主書諭以不必傳位於子壬寅上自迎鑾復如楊州癸卯詔吳越荊南軍各歸本道賜錢弘俶犒軍帛三萬匹高保融一萬匹吳越軍臨南沙荊南軍至鄂州各犒之使罷歸犒苦到翻甲辰置保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軍趙匡贊爲節度使丙午唐主遣馮延巳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

以犒軍銀兩絹匹錢貫茶斤穀石各以萬計其數甚多其爲百萬已酉命宋延渥將水軍三千泝江巡警庚戌敕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並量給守户削其僭謚存其故鎮昇府即金陵金陵唐之昇州故曰昇府其江南羣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長兩翻知辛亥唐主遣其臨汝公徐遶代已來上壽言奉酒上壽非聖節也帝生於九月二十四日上時掌翻是月沒汴口導河流達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此即唐時運路也自江淮剖據運漕不通水路湮塞今復浚之夏四月乙卯帝自楊州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新作太廟成庚申神主入廟太祖廣順三年作太廟於大梁至是始成五代會要太祖廣順元年七月追尊高祖璟爲僖祖曾祖諶爲明憲皇帝廟號信祖曾祖諶爲明憲皇帝廟號順

僖祖祖謚爲翼順皇帝廟號義祖考簡爲章肅皇帝廟號慶祖辛酉夜錢唐城南火延及內城官府廬舍幾盡幾居依翻壬戌旦火將及鎮國倉吳越王引俶久疾自強出救火火止謂左右曰吾疾因災而愈衆心稍安入寇壬申帝至大梁命張永德帝之南征也契丹乘虛將兵備禦北邊五月辛巳朔日有食之詔賞勞南征士卒及淮南新附之民勞力到翻辛卯以太祖皇帝領忠武節度使徙安審琦爲平盧節度使成德節度使郭崇攻契丹東城拔之東城漢勃海郡之東州縣也隋改曰東城唐屬瀛州宋熙寧六年省東城爲鎮屬河間以報其入寇也唐主避周

諱更名景避周信祖諱也更工衡翻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去羌呂翻考異曰世宗實録薛史顯德二年乙卯十一月伐淮南唐之保大十三年也三年正月四年二月十月三幸淮南五年戊午三月江北平唐之交泰元年也而江南録誤以保大十五年事合十四年年即建隆元年中間實少顯德六年江南録最爲差誤五年丁巳改交泰五月去帝號明年乃顯德五年又明其記李昇寢姓亦先一年它事倣此不可考按故世宗取淮南年月專以實録及薛史爲據仍告于太廟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已罷爲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爲少傅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本官初馮延已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已嘗笑烈祖戢兵爲齷齪說式芮翻戢則立翻齷於角翻齪側角翻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爲之輟食咨

陳正于

嗟者旬日謂晉高祖天福五年李承裕安州之敗也事見二百八十二卷喪息浪翻爲于僞翻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已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爲已任更相唱和樂音洛更工衡翻和户卧翻翰林學士常夢錫曩言延已等浮誕不可信誕徒旱翻唐主不聽夢錫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已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邪衆默然朝直遥翻自唐主內附帝止因其使者賜書未嘗遣使至其國已酉始命太僕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于唐二人者本唐臣賜以御

衣玉帶等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厤 犒苦到翻是年正月始行王朴所上欽天厤劉承遇之還自金陵也 見上三月還從宣翻又如字 唐主使陳覺白帝以江南無鹵田 海濱鹹鹵可以煮鹽鹵田今謂之鹽地鹵郎古翻鹽古斬翻願得海陵鹽南屬以贍軍 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 言難使周之官吏與唐之官吏雜居也 當別有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至是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所俘獲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六月壬子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破孝義 孝義漢中陽縣地後魏曰永安唐貞觀元年改曰孝義屬汾州在州東南宋熙寧五年省孝義爲鎮屬介休縣宋白曰孝義縣本漢慈氏縣地曹魏移中陽縣於今理永嘉後省入隰城後魏又分隰城於今靈石縣東二十里置永安縣貞觀元年以縣名與涪州縣同改爲孝義因縣人鄭興有行義爲名 高保融遣使勸蜀主稱藩于周蜀主報以前歲遣胡立致書于周而不荅 見上卷上年 秋七月丙戌初行大周刑統 帝欲均田租丁亥以元稹均田圖頒諸道 時詔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稹止忍翻 閏月唐清源節度使兼中書令留從效 唐置清源軍於泉州遣牙將蔡仲贇衣商人服以絹表置革帶中間道來稱藩 贇於倫翻衣於既翻間古莧翻帥晉王景遂之赴洪州也 見上三月以時方用兵啓求大臣以自副唐主以樞密副使工部侍郎李徵古爲鎮

南節度副使徵古傲很專恣景遂雖寵厚久而不能
堪常欲斬徵古自拘於有司左右諫而止景遂忽忽
不樂（樂音洛）太子引冀在東宮多不法唐主怒掌以毬
杖擊之曰吾當復召景遂（復扶又翻）昭慶宮使袁從範從
景遂為洪州都押牙或譖從範之子於景遂景遂欲
殺之從範由是怨望引冀聞之密遣從範毒之八月
庚辰景遂擊毬渴甚從範進漿景遂飲之而卒（卒子恤翻）
未殯體已潰唐主不之知（知音智）贈皇太弟謚曰文成　辛
巳南漢中宗殂（年三十九）長子繼興（繼繼嗣）即帝位更名鋹（長知兩翻）
更工衡翻）鋹丑兩翻）改元大寶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玉

清宮使龔澄樞（歐史曰劉氏作離宮以遊獵有南宮
諸宮皆置宮使領之）及女侍中盧瓊仙等臺省官備位而已
甲申唐始置進奏院于大梁（臣屬故也）壬辰命西上閤
門使靈壽曹彬使于吳越賜吳越王弘俶騎軍鋼甲
二百（鋼古郎翻堅鐵也）步軍甲五千及他兵器彬事畢承返
不受饋遺（遺唯季翻下以遺同）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
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帝
曰鄴之奉使乞匄無厭（厭於鹽翻）使四方輕朝命（朝直遥翻）卿
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
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辛丑馮延魯鍾謨來自唐唐

主手表謝恩手表者手書之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賜詔書又稱有情事令鍾謨上奏乞令早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唐主復令謨白帝欲傳位太子復扶又翻下同還同九月丁巳以延魯爲刑部侍郎謨爲給事中唐主復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殼崇義來賀天清節帝生於九月二十四日以爲天清節帝謀伐蜀冬十月己卯以户部侍郎高防爲西南面水陸制置使右贊善大夫李玉爲判官甲午帝歸馮延魯及左監門衛上將軍許文稹右千牛衛上將軍邊鐐衛尉卿周廷構于唐馮延魯被擒見上卷上年周廷構降亦見是年唐主以文稹等皆敗軍之俘弃不復用復扶又翻勸稱臣於周蜀主集將相議之李昊曰從之則君父之辱違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拒周乎諸將皆曰以陛下聖明江山險固豈可望風屈服秣馬厲兵正爲今日爲于僞翻臣等請以死衛社稷丁酉蜀主命昊草書極言拒絶之詔左散騎常侍須城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須城縣帶鄆州即唐之須昌縣後唐避獻祖廟諱改曰須城艾姓也晏子春秋齊有大夫艾孔風俗通龐儉母艾氏行下孟翻庚子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户爲團團置耆長三人耆老也每團以

老者三人爲之長長知兩翻帝留心農事刻木爲耕夫蠶婦置之毀庭　命武勝節度使宋延渥以水軍巡江　高保融奏聞王師將伐蜀請以水軍趣三峽趣七喻翻詔褒之

十一月庚戌敕竇儼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去年竇儼請定禮樂疏見上卷　辛亥南漢葬文武光明孝皇帝于昭陵廟號中宗　乙丑唐主復遣禮部侍郎鍾謨入見復扶又翻見賢遍翻言蜀歸安鎮在長安南三百餘里可襲取也歸安鎮當在蜀金州界　王信之牒永興節度使王彥超索兵二百彥超以爲歸安道阻隘難取索山客翻隘烏懈翻玉曰吾自奉密旨彥超不得已與之玉將以往將即亮翻十二月蜀歸安鎮遏使李承勳據險邀之斬玉其衆皆沒　乙酉蜀主以右衛聖步軍都指揮使趙崇韜爲北面招討使丙戌以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孟昶業爲昭武文州都招討使昭武軍利州自利州以至文州委以控扼江油劍閣之險　左衛聖馬軍都指揮使趙思進爲東面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韓保貞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六萬分屯要害以備周

丙戌詔凡諸色課户及俸户並勒歸州縣唐初諸司置公廨本錢以貿易取息計貞多少爲月料其後罷諸司公廨本錢以天下上户七千人爲胥士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此所謂課户也唐又薄斂一歲稅以高户主之月收息給俸此所謂俸户也　其幕職

吳以才

州縣官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麥　初唐太傅兼中書令楚公宋齊丘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朝直遥翻直躁進之士爭附之推奬以爲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及許文稹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事見上卷上年國人怵懼怵許拱翻唐主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治直之翻涕泣何爲豈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邪唐主色變而徵古舉止自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禳如羊翻唐主乃曰禍難方殷難乃旦翻吾欲釋去萬機棲心沖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

吳登祥

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愠愠於運翻即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洪州豫章郡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見賢遍翻復扶又翻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徵古爲之副事見上卷上年覺自周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亦罷近職鍾謨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及奉使歸唐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爲之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見上卷三年及奉李德明死見上卷三年矯

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爲我斬之（爲于僞翻）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於周（審覆其言之虛實於周也）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言嚴續果能爲其主設謀以拒周乃忠臣也）朕爲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還從宣翻）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入稟於帝（復扶又翻）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已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殼崇義草詔暴齊丘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華山舊隱（舊其又翻）官爵悉如故（宋齊丘隱九華山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二年吳曆皇之太和三年也）覺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與皆不問遣使告于周　丙午蜀以峽路巡檢制置使高彥儔爲招討使　平盧節度使太師中書令陳王安審琦僕夫安友進與其嬖妾通（嬖卑義翻又必計翻）妾恐事泄與友進謀殺審琦友進不可妾曰不然我當反告汝友進懼而從之

六年春正月癸丑審琦醉熟寢妾取審琦所枕劒（枕職任翻）授友進而殺之仍盡殺侍婢在帳下者以滅口後數日其子守忠始知之執友進等丐之（丐古太翻）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前一夕設之謂之宿設縣讀曰懸下同）

帝觀之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王朴素曉音律帝以樂事詢之朴上疏以爲禮以檢形樂以治心治直之翻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以禮樂修於上萬國化於下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孝經所載孔子之言治直吏翻用此道也夫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復扶又翻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三分其一而損益之上生下生而十二律備矣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

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治樂者罕能用之朴之言曰自秦而下旋宮聲廢逮東漢雖有大予丞鮑鄴興之亦人亡而音息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鍾蓋不用故也唐太宗之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見一百九十二卷貞觀元年詔徒鈞翻下同安史之亂器與工什七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鑄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大鍾謂之鎛小鍾謂之鍾十六枚同在一虡謂之編鍾鎛補各翻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鎛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編磬徒縣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爲黃鍾之宮其存者

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陛下武功既著垂意禮樂以臣嘗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爲黃鍾之管（匏蒲交翻論盧昆翻秬音巨黑黍也長直亮翻與之遺法而梁武帝又本之京房）皆應黃鍾之聲以次設柱爲十二律律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爲衆管互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爲一均爲均之主者宮也（律準蓋梁武帝里翻）發其均主之聲歸于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爲一均凡八十一調（朴之言曰奉詔

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鍾之管與見在黃鍾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弦宣聲長九尺張絃各如黃鍾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爲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爲太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三絃四尺七寸弄設柱爲應鍾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三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鍾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呂第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鍾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爲均爲均之主者唯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爲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時兵部尚書張昭等議曰昔帝鴻氏

通鑑攝其要今備載之）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爲然乃行之

之作樂也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鬼氏鑄鍾伶倫截竹爲律吕相生之等宮商正和之音乃揣之於管弦宣之於鍾石然後覆載之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氣從律而不奸五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於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陵夷漢初制氏所調唯存鼓舞旅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至準調旋相爲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爲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吕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律準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樂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律法寂寥不嗣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叙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爲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矣景之亂其音又絶隋朝初定雅樂羣黨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飲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爲宮復爲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羣臣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

四調並廢隋代郊廟所奏惟黃鍾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黃宮但七調而已其餘五鍾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縵樂九部迄於華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並施鍾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廂之韻皆調自安史亂離咸秦蕩覆崇牙樹羽之器掃地無餘戛擊搏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絶臣等竊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曠不能長存人事不能常泰人亡則音息世亂則樂崩若不得知禮樂之情安明制作之本臣等據樞密使王朴條奏採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黍累銖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施於鍾虡足洽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於太常寺集命太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鍾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凌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朝大禮合用十二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廣順中太常卿邊蔚奉勑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樂曲歌詞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法曲調聲韻不叶

請下太常寺檢詳校試若或乖舛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從之 唐宋

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泰州事見二百十一卷晉天福二年宜其及此乃縊而死縊考異曰江表志齊丘至青陽令公捐館方始供食家人以絕食數日家人亦菜色中使云塞口而卒今從江南録紀年

林學士常夢錫知宣政院參預機政深疾齊丘之黨數言於唐主曰數所角翻不去此屬去羌呂翻國必危亡與馮延巳魏岑之徒日有爭論久之罷宣政院夢錫鬱鬱不得志不復預事縱酒成疾而卒通鑑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三年巳書常夢錫縱酒事去年又書夢錫笑馮延巳之黨事蓋縱酒巳非一日久乃成疾而卒 及齊

楊光益

丘死唐主曰常夢錫平生欲殺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夢錫左僕射 二月丙子朔命王朴如河陰按行河隄行下孟翻立斗門於汴口壬午命侍衛都指揮使韓通宣徽南院使吳廷祚廷祚當作延祚數萬單音善浚汴水甲申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于蔡水魏收地形志曰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爲蔡渠九志曰浚儀縣之琵琶溝即蔡河也民河與蔡河一水即閔河也建隆元年始命陳承昭督丁夫導閔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繼商賈畢至都下利之於朝會要曰惠是以西南爲蔡河東南爲惠民河開寶六年始改閔河爲惠民河至 以通陳潁之漕命步軍都指揮使表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

通青鄆之漕發畿內及滑毫丁夫數千以供其役
丁亥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
羨苗四萬二千餘頃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行苗使
還所奏羨苗減之倣此行下孟翻羨弋戰翻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淮南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
償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爲于偽翻
安在責其必償也庚申樞密使王朴卒上臨其
喪以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朴性剛而銳敏
智略過人上以是惜之甲子詔以北鄙未復將幸
滄州九域志大梁至滄州一千二百里命義武節度使孫行友扞西

周芸劾

山路扞定州西山路以防北漢敕契丹也以宣徽南院使吳廷祚廷當作延
權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三司使張美權大內都部
署丁卯命侍衛親軍都虞侯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
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韓通奏自滄州治水道
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時置乾寧軍於滄州來安縣九域志在滄州西一百里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
瀛莫游口者於水不至更開之以備漲溢而洩游水也瀛莫相去一百一十里辛卯上至
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帥讀曰率
趨七喻翻自滄州西行瀛州界正北行五百七十五里即契丹直抵幽州幽州河北州縣
非車駕所過過戈民間皆不之知壬辰上至乾寧軍

契丹窒州刺史王洪舉城降（契丹蓋置窒州於乾窒軍）乙未大治水軍（治直之翻）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丁酉上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已亥至獨流口（九域志獨流口在乾窒軍北一百二十里金人疆域圖涿州管下固安縣有獨流村）泝流而西辛丑至益津關（益津關在莫州文安縣九域志在乾窒軍西北一百六十里宋白曰益津關本幽州會昌縣唐天寶中改永清縣）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隘烏懈翻艦音升）乃捨之壬寅上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五百人爲一旅從才用翻）胡騎連羣出其左右不敢逼癸卯

太祖皇帝先至苑橋關（苑橋關在涿州歸義縣九域志在益津關東八十里宋白曰苑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當九河之末）契丹守將姚內斌舉城降（斌音彬）上入苑橋關內斌平州人也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劉楚信舉城降五月乙巳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彥暉薊州人也（薊音計）於是關南悉平（關南謂苑橋關以南）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爲陛下離京四十二日（離力智翻甲戌至丙午四日不數）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據固安（固安漢縣名唐屬涿

州今治所乃漢方城縣地匈奴須知固安縣西北至燕京一百二十里宋白曰隋開皇九年自今易州淶水縣移固安縣於漢方城縣地取漢故安縣爲名其漢故安縣故城自在易州易縣東南七百步趣讀曰促上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日上不豫而止契丹主遣使者日馳七百里詣晉陽命北漢主發兵撓周邊撓攻巧翻又火高翻聞上南歸乃罷兵戊申孫行友奏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欽獻之斬於軍市軍中有市聽軍人各以土物自相貿易己酉以瓦橋關爲雄州九域志雄州治歸義金人彊域圖雄州西北至至燕京三百二十里縣唐武德中改爲苖縣天寶中改容城縣歸義縣本涿州之歸義自治漢易縣故城屬契丹界歸義縣宋朝避太宗潛藩舊名改爲歸信縣以益津關爲霸州金人彊域圖霸州至燕京三百五十五里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九域志大城縣在益津關東南一百五里五代之時所置也宋白曰文安漢舊縣晉置章武國在古文安城隋大業征遼途經河口當三河合流處置豐利縣唐貞觀二年以豐利文安二縣相逼移文安縣就豐利城周世宗置霸州治焉大城本漢東平舒縣晉於此置章武郡北齊廢郡爲平舒縣五季改大城縣發濱棣丁夫數千城霸州命韓通董其役帝置濱州領勃海招安二縣九域志在滄州東南三百七十五里濱棣二州瀕海無軍行供億之擾故發其丁夫築城按薛史濱州本贍國軍周顯德三年升爲州割棣州之勃海無棣二縣屬焉棣州樂安郡秦齊郡地宋爲樂陵郡隋開皇十年於郡置厭次縣十七年又於陽信縣置棣州貞觀十七年自陽信移理厭次庚戌命李重進將兵出土門擊北漢辛亥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韓令坤爲霸州都部署義成節度留後陳思讓爲雄州都部署

各將部兵以戍之壬子上自雄州南還（九域志雄州至大梁一千二百里還從宣翻又如字）已巳李重進奏敗北漢兵於百井（敗補邁翻）斬首二千餘級甲戌帝至大梁　六月乙亥朔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拔遼州獲其刺史張丕　丙子鄭州奏河決原武（原武縣屬鄭州九域志在州北六十里）命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發近縣二萬餘夫塞之（塞悉則翻）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中朝謂中國留從效以泉州附唐）國勢削弱不欲復臣事之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晉開運二年留從效以泉州附唐）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與唐比肩事周是抗衡也）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諒想也）　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治直之翻）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復扶又翻爾猶言如此也）上曰不然鄴時則爲仇敵今日則爲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語牛倨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

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治直之翻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壹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見二百七十二卷唐莊宗同光元年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爲高郁所奪比毗至翻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見二百七十六卷唐明宗天成四年卒子恤翻此乃市道商賈音古之所爲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彊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事並見及唐莊宗紀見梁均王

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爲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見二百九十二卷顯德二年劉仁贍以堅守豪褒見上卷四年嚴續以盡忠獲存見上卷正月蜀兵以反覆就誅見上卷二年馮道以失節被弃見二百九十一卷二年被皮義翻張美以私恩見踈見二百九十二卷二年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爲于僞翻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洪範之言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武成之言世宗近之矣近其靳翻

璋奏擊北漢降堡寨一十三癸未立皇后符氏宣

懿皇后之女弟也宣懿符后殂見上卷三年立皇子宗訓爲梁王領左衛上將軍宗讓爲燕公領左驍衛上將軍宗讓後更名熙讓以恭帝嗣位避宗字也燕於賢翻上欲相樞密使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爲相魏仁浦以樞密院使歷仕至樞密使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略者爲輔佐豈盡由科第邪已丑加王溥門下侍郎與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以仁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雖勵權要而能謙謹上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已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勵昌呂翻忤五故翻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爲忝又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爲左驍衛上將軍充樞密使加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虞侯韓通鎮靈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張永德並同平章事仍以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以太祖皇帝兼殿前都點檢上嘗問大臣可爲相者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上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問相而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行下孟翻臣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爲不殺必爲國患見二百八十八卷晉高祖天福元年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見二百八十八卷漢隱帝乾祐元年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眞宰

相器也臣是以薦之上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談諧不修邊幅與弟滌俱以文學著名雖甚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上以是薄之（喜許記翻謔迄却翻浪力也）上以翰林學士單父（單父縣帶單州音善父音甫）以其嗜酒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單音善）無檢而罷癸巳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上曰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起謂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爲相慎勿泄此言是日上殂（年三十九）上在藩多務韜晦及即位破高平之寇（見二百九十一卷元年）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治直吏翻忘巫放翻）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擿他狄翻權古岳翻好呼到翻）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彀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敗王峻誅王彀見二百九十一卷太祖廣順三年分扶問翻）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實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寖寬登遐之日遠邇

哀慕爲甲午宣遺詔命梁王宗訓即皇帝位生七年矣帝世宗第四子也當此之時主少國疑宿衛將士多歸心於太祖皇帝明年正月遂因出師翼戴而天下爲宋改元建隆 秋七月壬戌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韓通領天平節度使

太祖皇帝領歸德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向拱爲西京留守庚申加拱兼侍中拱即向訓也避恭帝名改爲帝後禪于宋奉爲鄭王后崩謚曰恭帝 丙寅大赦

唐主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水時周境南至于江二里洪州險固居上游洪州據南江之要會其地居金陵上游 集羣臣

鄧定才

議徙都之羣臣多不欲從惟樞密副使給事中唐鎬勸之乃命經營豫章爲都城之制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顯德二年冬十二月周師度淮五年春三月唐割江北 臣事於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鑄錢益少物價騰貴藏徂浪翻少詩沼翻騰踊也 禮部侍郎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中書舍人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始皆不從謨陳請不已乃從之是月始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與開元錢並行開元錢唐武德初所鑄 八月戊子蜀主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蜀主曰昊家多穴費穴而隴翻以厚祿優之耳

起邛州人性婞直季昊嘗語之曰邛渠容翻婞戶頂翻語牛倨翻以子之才苟能慎默當爲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耳　庚寅立皇弟宗讓爲曹王更名熙讓爲熙謹爲紀王熙誨爲蘄王更宗爲熙避帝名也歐史曰本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所終蓋諱之也更工衡翻　九月丙午唐太子弘薨卒有司引漸西之功謂遣柴克宏敗吳越兵於常州也諡曰武宣句容尉全椒張洎上言句容縣屬蜀昇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里全椒漢縣名梁置北譙郡尋改曰臨滁郡隋改曰全椒唐屬滁州九域志在州南五十里句容如字洎其冀翻太子之德主於孝敬今諡以武功非所以防微而慎德也乃更諡曰文獻張洎爲上元尉唐都金陵以上元爲赤縣句容爲畿縣自畿縣尉升赤縣尉爲擢　唐禮部侍郎知尚書省事鍾謨數奉使入周數所角翻下數於同傳世宗命於唐主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橫於其國橫下孟翻二省之事皆預焉文獻太子總朝政朝直遙翻謨求兼東宮官不得乃薦其所善閻式爲司議郎掌百司關啓李德明之死也見上三年卷唐鎬預其謀謨聞鎬受賕嘗面詰之鎬甚懼謨與天威都虞侯張巒善數於私第屏人語至夜分詰其吉翻屏必郢翻又甲正翻鎬諧諸唐主曰謨與巒氣類不同而過相親狎謨屢使上國巒北人恐其有異謀又言永通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衆及文獻太子卒唐主欲立其母弟

鄭王從嘉謨宰與紀公從善同奉使于周相厚善言於唐主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凝重宜爲嗣唐主由是怒（居人父子之間而欲廢長立少宜鍾謨之死也）尋徙從嘉爲吳王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冬十月謨請令張巒以所部兵巡徼都城（正與唐鎬所謂合遂速罪徼吉弔翻）唐主乃下詔暴謨侵官之罪貶國子司業流饒州貶張巒爲宣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幾居豈翻）廢永通錢十一月壬寅朔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陵在鄭州管城縣）廟號世宗　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擢爲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惡烏路翻）

南漢主將祀圓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帥讀曰率）內侍監許彥眞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劒登壇允章叱之彥眞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眞言爲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治直之翻）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爲仇人所烹（分扶問翻）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長也公爲我語之（鍾允章被

讒抱不測之罪正恐累及妻子乃爲是言是自禍之也長知兩翻爲于僞翻語牛倨翻彥眞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南漢主曰後扶又翻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自是官官益橫橫戶孟翻李托封州人也辛亥南漢主祀圜丘大赦未幾以龔澄樞爲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進士第一人謂之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下戶嫁翻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宮者由是宮者近二萬人近其靳翻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宮者也謂士人爲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至宋開寶四年而南漢亡卒子恤翻

更命洪州曰南昌府建南都更工衡翻以武清節度使何敬洙爲南都留守武清軍衡州屬湖南何敬洙遥領耳繼善爲南昌尹將徙都豫章也周人之攻秦鳳也蜀中怵惕許拱翻都官郎中徐及甫自負才略仕不得志陰結黨與謀奉前蜀高祖之孫少府少監王令儀爲主以作亂前蜀主王建廟號高祖會周兵退而止至是其黨有告者收捕之及甫自殺十二月甲午賜令儀死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竇儀使於唐天雨雪唐主欲受詔於廡下雨王遇翻廡文甫翻儀曰使者奉詔而來不敢失舊禮若雪霑服請俟他日唐主乃拜詔於庭契丹主遣其

勇使於唐泰州團練使荆罕儒慕客使殺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於清風驛酒酣起更衣荆姓也燕有刺客荆軻楚國本曰荆此楚之前受氏更工衡翻久不返視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與唐絶罕儒冀州人也

乙丑六月十七日假浦氏藏舊鈔本校勘一過 沃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四六月十六日校明刊本改三字增三十一字再校改二字增四字刪一字

資治通鑑凡二百九十四卷

周紀五

秦紀三

漢紀六十

魏紀十

晉紀四十

宋紀十六

齊紀十

梁紀二十二

陳紀十

隋紀八
唐紀八十一
後梁紀六
後唐紀八
後晉紀六
後漢紀四
後周紀五

臣光言先奉
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
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暗
學術荒踈凡百事爲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
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
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
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
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
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
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

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
敷文明之治思
歷覽古事用
恢張大猷爰
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
惟懼不稱
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
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
御府筆墨繒帛及
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

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
進御
先帝違棄羣臣
陛下紹膺
大統欽承
先志
寵以冠序
錫之嘉名每開
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
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

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
不任治劇乞就冗官
陛下俯從所欲曲賜
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
不責職業臣既無它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
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
如煙海抉摘幽隱校計豪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
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
目年經國緯以備

陳正儒

檢尋爲目録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
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
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抵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
無所逃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重念臣違離
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
嘗不在
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
酬
大恩庶竭消塵少裨
海嶽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

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
陛下寬其妄作之誅
察其願忠之意以
清閒之宴時賜
省覽
監前世之興衰
考當今之得失
嘉善矜惡
取是捨非足以
懋稽古之盛德

蹠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
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
進以
聞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奉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臣司馬光上表

元豐七年十一月
進呈

檢閱文字承事郎臣司馬康
同修奉議郎臣范祖禹
同修祕書丞臣劉恕

同修尚書兵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臣劉　攽
編集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臣司馬　光

奬諭詔書

勑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成事史學之廢久矣紀次無法論議不明豈足以示懲勸明久遠哉卿博學多聞貫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發揮綴緝成一家之書褒貶去取有所據依省閱以還良深嘉歎今賜卿銀絹對衣腰帶鞍轡馬具如別録至可領也故茲奬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十五日

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重行校定

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奉
聖旨下杭州鏤板

校對宣德郎秘書省正字臣張耒
校對宣德郎秘書省正字臣晁補之
校對朝奉郎行秘書省正字上騎都尉臣宋匪躬
校對朝奉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充集賢校理武騎尉賜緋魚袋臣盛次仲
校定奉議郎充秘閣校理武騎尉賜緋魚袋臣張舜民
校定奉議郎秘書省校書郎充集賢校理武騎尉賜緋魚袋臣孔武仲

校定修實錄院檢討官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侍講賜緋魚袋臣黃庭堅

校　定　宣　德　郎　守　右　正　言　臣　劉安世

校定奉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侍講賜緋魚袋臣司馬康

校定修實錄檢討官承議郎秘書省著作郎兼侍講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上柱國汲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實封貳伯户賜紫金魚袋臣呂大防

通議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平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户食實封柒伯户臣李清臣

金紫祿大夫守尚書僕射兼中書侍郎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户食實封二阡叁伯户臣呂公著

紹興二年七月初一日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公使庫下紹興府餘姚縣刊板紹興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王建功

畢工印造

進入

右迪功郎紹興府司法參軍主管本司文字兼造帳官臣邊智

右迪功郎充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臣常任佚

右文林郎充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臣強公徹

右修職郎充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臣石公憲

右奉議郎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事臣韓協

降授右朝奉郎前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事臣王然

校勘監視

嵊縣進士婁誘　進士唐弈　進士婁時敏　進士茹升　進士張綱

右迪功郎新處州興國縣主簿　唐自

餘姚縣進士葉汝士　進士錢移哲　進士陸寘　進士杜邦彥

進士顧大治　進士呂克勤

進士張彥衡　進士朱國輔

右迪功郎紹興府餘姚縣主簿王細

右從事郎紹興府嵊縣尉薛鎡

右修職郎紹興府嵊縣丞桂祐之

左迪功郎紹興府府學教授晏肅

右承務郎知紹興府餘姚縣丞馮榮叔

左宣教郎知紹興府餘姚縣丞晏敦臨

右承奉郎知紹興府嵊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范仲將

右宣義郎知紹興府餘姚縣主管勸農公事兼監石堰場徐端禮

左奉議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

進士杜綬　進士孫彬

進士茹贊廷　進士婁時升　進士石表　進士王念

資治通鑑表畢

重刊元本資治通鑑後序

宋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一書爲史家絶作元天台胡身之音注宏通博洽其義例詳見自序中數百年來學者奉爲寶書久矣洪惟我

聖朝右文稽古　四庫所儲蒐羅大備伏讀

聖祖仁皇帝御批通鑑綱目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

御製評鑑闡要諸書仰見

列聖筆削持衡昭垂衮鉞薄海人士固已敬譯而精研之蒸蒸日上

皇上幾餘典學復勅脩明鑑以續涑祖禹唐鑑之書而史學於是乎益昌竊謂史家編年之有綱目其書法褒貶猶決事之有讞斷而通鑑則案牘之全也得全牘而讞斷之精義益明讀通鑑而綱目之是非乃備固非資涉獵矜記誦以侈多聞而已身之元本傳世日稀前明以來傳刻不下十餘種而展轉刊雕舊觀滋失識者病諸壬申之春予承乏江窳藩使適獲元初舊刻卷首有王磐一序謹案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所謂元時官刻本也於是齌使阿公厚菴暨諸相知佐資鳩匠設局於孫伯淵觀察之家祠延文學顧君廣圻彭君兆蓀及族弟樞爲校勘翻雕之視元本無異

冠春松

加精美焉閒有致疑不敢臆改擬別爲考證以質來茲承學之士由此書以博徵千三百六十二年治忽之迹因益以仰窺

睿裁予奪之公識千古勸懲之旨其裨益於人心學術者甚大夫豈詞章訓詁之書所可同年而議豐脩哉予既賴諸君子相助之雅而幸古籍之得傳故樂書其緣起如此若夫溫公當日作書之意與其持身行政之大益非淺嘗略涉守陳言故紙所得而喻者請其書知其人是在學者自得之矣

嘉慶二十一年四月上旬鄱陽胡克家書